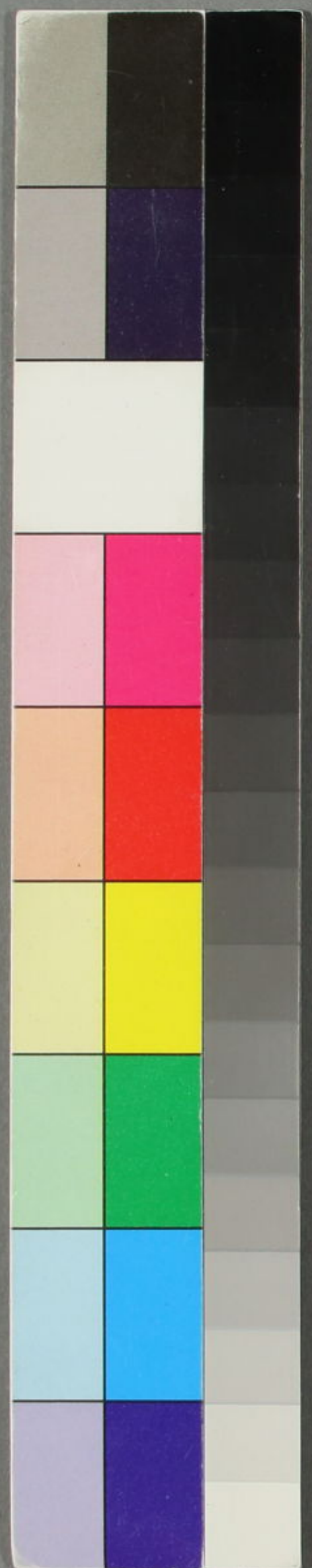


文體明辨粹抄
乾





明徐伯魯著文體明辨七
 十五卷左為文為詩體製
 條例意載而無遺也誠藝
 園之不可已者其冊浩繁
 其版燬于戊申之變而未

相馬氏

能再スル也。有粹鈔スル者，不知誰
編スル，揭其標題，擷其樞要，
僅數卷而足矣。以便ス學者，
學者於斯，編也。溫習探研，
原其本，審其樣式，然後

縱目シ七十有五之卷，廣其
資ヲ，參其變ニ，泳其波キ，濶咀
其菁華，則藝園之富，唯
其所用，所謂本立而道生スル
者，雖文章亦然。斯編於

初學可_レ不_レ曰_二當務之急_一耶
比書林_二某介_一浦子承_レ乞
余檢閱為_二略指_一摘其_レ外
泚_レ使_二子承_一削定既_レ成未
呈_レ曰_レ走_レ筆題_二卷首_一與_レ之

寬政甲寅六月乙丑

竺常撰



文體明辨粹抄目錄

卷之上

文章綱領

總論論詩論
文論詩餘

古歌謠辭

歌謠詠誦
詩辭諛附

四言古詩

楚辭

賦

樂府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雜言古詩

近體歌行

近體律詩

排律詩

絕句詩

六言詩

和韻詩

聯句詩

集句詩

命

諭告

詔

敕 敕勝附

璽書

制

誥

冊

批答

御札

赦文 德音文附

鐵券文

諭祭文

國書

誓

令

教

卷之下

上書

章

表 笏記附

牋

奏疏 奏奏疏奏對奏啓奏狀奏劄封事彈事

盟誓 附

符

檄

露布

公移

判

書記 書奏記啓簡狀疏

約

策問

策

論

說

原

議

辯

解

釋

問對

序

序略附

小序

引

題跋

題跋書讀

文

雜著

七

書

連珠

義

說書

箴

規

戒

銘

頌

贊

評

碑文

碑隄文

記

志

紀事

題名

字說

字說字序字解字辭祝辭
各說名序女子名字說

行狀

述

墓誌銘

墓碑文

墓碣文

墓表
墓表孖表
殯表壺表

謚議

傳

哀辭

誄

祭文

予文

祝文

嘏辭

附錄

雜句詩

詩三句詩五句

雜言詩

雜體詩

初體蜂腰體斷絃體隔句體偷春體首
尾吟體體中體迴文體仄起體疊字體

雜俎

句用字體藁砧體兩頭織織體三婦豔體
雜俎體五仄體四聲體雙聲疊韻體問答體

雜韻詩

葫蘆韻轉韻平仄兩韻

雜數詩

四時詩四氣詩四色詠五噫歌六憶詩
六甲詩六府詩音十索十離詩十二

屬詩百年歌

雜名詩

離合詩

口字詠藏
頭詩附

談諧詩

俳諧體風人體
諸言體諸語體

詩餘

玉牒文

符命

表本

口宜

宜答

致辭

祝辭

貼子詞

上梁文寶瓶文說
上牌文附

樂語

右語古本脫簡
故不錄

道場榜

道場疏

表

青詞密詞
附

募緣疏

法堂疏古本脫簡
故不錄

徐魯菴先生師曾墓表

文體明辨粹抄卷之上

○文章綱領

總論

宋倪思曰文章以體製為先精土次之失其體製雖
 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
 大明陳洪謨曰文莫先於辨體體正而後意以經之
 氣以貫之辭以飾之體者文之幹也意者文之帥
 也氣者文之翼也詞者文之華也體弗慎則文靡
 意弗立則文舛氣弗昌則文萎辭弗脩則文蕪四
 者文之病也是故四病去而文斯工矣

北齊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梁劉勰曰六經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潤性盡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此指左傳百家騰躍終入環內故文能宗經有六善焉情深而不詭一也風清而不雜二也事信而不誕

三也義直而不回四也體約而不蕪五也文麗而不滛六也

唐柳宗元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義謂宜流於誦誦也雖其言鄙野亦足以備用然而闕其文采則不足以竦動時聽中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

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

宋周惇頤曰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

之美則愛愛則傳焉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宋葉適曰為文不關世教雖工何益
後魏祖瑩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
死人同生活也

宋呂本中曰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度越諸子悟入
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爾如張長史名旭見公孫太

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
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觀舞劍有何

干涉非獨作文學書為然也

北齊顏之推曰凡為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
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

宋呂本中曰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
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至

宋范曄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
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
其芬芳振其金石

梁劉勰曰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
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議在咫尺而思隔山

河

晉摯虞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造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

大明王世貞曰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

宋呂本中曰或勵精潛思不傾下筆或遇事因感時時舉揚工夫一也古之作者正如是爾唯不可鑿

空強作出於牽強如小兒就學俯就課程爾

大明皇甫汭曰語稱潘緯十年吟古鏡蘓洵一夕賦瀟湘才有遲速而文之優劣固不係焉拙若枚臯何取於速工如長卿奚病於遲

大明王世貞曰才有工而速者如淮南王禰正平陳思王王子安李太白之流是也然鸚鵡一揮子虛百白黃豆七步三都十年不妨兼美

北齊顏之推曰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

宋呂本中曰近世歐陽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

有終篇不留一字者

大明顧元慶曰歐陽文忠公晚年嘗曰竄定平生所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_晉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_真邪公笑曰不畏先生_真却怕後生笑宋歐陽脩曰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大明皇甫泌曰昔人歎今之藝者即醫而斲其病惟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子建好人譏彈應時改定此其所以難及也

魏文帝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

之無窮

大明李時勉曰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羨而傳反以為病矣

北齊顏之推曰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字慙當一句清巧便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患以保元吉

論詩

大明徐禎卿曰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

合風雅頌者謂之合度

周卜商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

五曰雅六曰頌宋朱熹曰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

也之體

梁鍾嶸曰興比賦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

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曠若但用賦

體則患在意淺意浮則文散

大明徐禎卿曰昔桓譚學賦於揚雄雄令讀千首賦

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麤精壁於

之締綵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也

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紘其趣

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

後法經而植音繩古以崇辭雖或未能臻其奧吾

亦罕見其失也

宋呂本中曰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

為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

宋嚴羽曰學詩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為之本

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

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

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

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

大明楊慎曰近有士人熟讀杜詩余聞之曰此人詩

必不佳所記是棋勢殘著元無金鵬變起手局也

因記宋章子厚名惇日臨蘭亭一本東坡曰章七終

不高從門入者非室也此可與知者道

大明徐禎卿曰鹿鳴類缺姆弁之宴好黍離有蕓吐雷

反之哀傷氓與晨風之悔嘆蟋蟀山樞之感慨柏

舟終風之憤懣杖杜葛藟之恟恤葛屨祈父音之

譏訕黃鳥二字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誅小宛

雞鳴之戒惕大東何草木黃之困疢巷伯鶉奔之

惡惡網繆車牽之歡慶木瓜采芻之情念雄雉伯

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敏棠

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婉變氣詞哲匠縱橫

畢由斯闕

宋嚴羽曰作詩須辯盡諸家體制然後不為旁門所

惑今人作詩差入門戶者正以體制莫辨也世之

技藝猶各有家數市縑帛者必分道地然後知優

劣况文章乎

又曰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

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

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
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
之不正也

又曰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
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
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
詩則第一義也大曆唐代宗以還之詩則小乘禪
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
漢魏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
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惟悟

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
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
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
非第一義也

又曰盛唐詩人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
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
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乃以
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甚者以罵詈
為詩失之遠矣

大明朱兼爵曰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

外乃得真味

唐劉禹錫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文故詩貴和平令人易曉溫柔敦厚詩之本教也

宋楊時曰學者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諫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

宋嚴羽曰夫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

唐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

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與同古今調殊而理一達於詩者能之

唐殷璠曰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託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舍

梁沉約曰天機啓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頽舛大明何景明日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

大明徐禎卿曰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助渺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羸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安貼

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侈此
詩之流也若失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前以植
義或究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括
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
悲憤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
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

大明李東陽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
主聲

大明王世貞曰大抵詩以專詣為境以饒美為技師
匠宜高擗捨宜博

又曰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
境格即調之界

又曰詩旨有極含蓄者隱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曲
者清暢者峻潔者奇詭者玄妙者騷賦古選梁府
歌行千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

唐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
於音韻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
寡累句

宋梅堯臣曰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
盡之意見於言外

唐皮自休曰百煉成字千煉成句

大明皇甫泌曰評詩者須玩理於趣中逆志於言外

若謂諫草非獻君之物鳴鐘豈夜半之時則是明

月不獨照乎巴川而周民誠無遺種於雲漢矣

唐元稹曰詩無姿態則陷流俗欲得思深語近韻律

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

宋嚴羽曰詩法有三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

曰音節其品有五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

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悽惋其用上有三曰起結曰

句法曰字眼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沈著痛

快其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

加矣

梁劉勰曰詩人善於形容言峻則高高極天論狹則

河不容船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辭

雖已甚其意無害也

大明王世貞曰許渾之賦宋祖凌敲以為有三千歌

舞李頎之咏鄭櫻桃以為宮中美人作詩者不可

不精史學

宋潘大臨曰作長詩須有次第本末方成文字譬如

做客見主人須先入大門見主人升階就坐說話

乃退今人作文字都無本末次第緣不知此理也
宋唐庚曰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詩既不
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
類尤宜入詩用

宋嚴羽曰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
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
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大明皇甫汈曰作詩須量力度才就其近似者而摸
放之久則成家矣若性質恬曠而務求華艷才情
綺麗而強擬沈疇殆雖效顰終失故步所謂行岐

路者不至懷二心者無成也

宋呂本中曰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失
之野不害氣格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

宋唐庚曰詩在與入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間一
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故謂之詩律

大明皇甫汈曰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蓋一字之瑕
足以為玷片語之類并棄其餘此劉生名所謂改

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者也

宋唐庚曰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爾皎然以
詩名於唐有僧神詩謝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

文淵閣精抄卷之十一
一
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佛然作色而去僧亦能
詩者也然度其去必後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
之以待僧果後來云欲更為中如何然展手示之
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

大明皇甫泌曰今人贈送首原世家中迷敷歷未致
觀望義同頌規旨畔風雅寔失作者之意此詩之
極弊也

又曰自詩識之說興作者遂多避忌沈逆驚喪不堪
贈遠短促凋喪詎宜稱壽卑降免失忌獻於達官
落下遺出惡聞於始進推此類也能無病於言乎

大明楊慎曰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
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
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
道名分後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
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
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
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齊家
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鐘鼓苜菜芣苢桃棗李霍
角鼠車何嘗有修身齊家字邪皆意在言外使人
自悟至於變風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雖雖鳴鴈旭日始且不
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
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
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
也叙饑荒則曰牂羊羶首三星在留不必曰但有
牙齒存可堪皮骨乾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
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詩訛乃
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為己寶又撰出詩史二
字以悞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
又如今俗卦氣歌納甲歌兼陰陽而道之謂之詩

易可乎

大明王整曰余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
言外無窮之感後世唯唐人詩或有此意如薛王
沉醉壽王醒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於言外君
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意溢於言外
凝碧池邊一作秦管絃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
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懷友之意
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興亡之
感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矣

漢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

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
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大明王世貞曰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
蓄千古之林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
開晦灼爛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
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妙
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不流動如大海下洞萬寶
雜廁皆是瑕璧有損連城然此易耳唯寒儉率易
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為害也賦家不患無意患
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

又曰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唯
收為尤難如作平調舒徐懸麗者結須為雅詞勿
使不足令有一唱三歎意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
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
冷上下脈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迹方
成篇法此是秘密大藏印可之妙
大明謝榛曰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
之明霞散綺講之獨雨抽絲詩有造物一句不工
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全篇工緻而不流動
則神氣索然亦造物不完也

大明王整曰唐人雖為律詩猶以韻勝不以句饒為
工如崔顥黃鶴樓詩鸚鵡洲對漢陽樹李太白白
鷺洲對青天外杜子美江漢思庠客對乾坤一腐
儒氣格超然不為律所縛固自有餘味也後世取
青媲白區區以對偶為工鸚鵡洲必對鸞鵲壘白
鷺洲必對黃牛峽字雖切而意味索然矣

大明楊慎曰韓文公贈張曙詩云久欽江總文章妙
自嘆虞翻骨相屯以忠直自比而以姦佞待人豈
聖賢謙已恕人之意哉考曙之為人亦無姦佞似
江總者若曰以文章論何不以鮑照何遜為比而

必曰江總乎此乃韓公平生之病處而宋人多學
之謂之占地步心術先壞矣何地步之有

論文

宋真德秀曰文章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

大明唐順之曰文章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
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
心源獨立物表者不足以與此兩漢而下文不如
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摺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
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家
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

有本色雖其為術也駁而莫不各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朽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

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絕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自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北齊顏之推曰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胸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

宋田錫曰文以意為主主明則氣勝氣勝則辭洋精彩從之而生

唐柳宗元曰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

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味沒而雜也未嘗敢以
以齟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真揚之
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
清固而在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
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
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
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
揚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
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繁此吾
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為文也

宋蘇軾曰吾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唯行於其所
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耳

大明袁孝曰立言之道有六難學難乎淵該事難乎
綜覈詞難乎雅健氣難乎充和識難乎通融志難
乎沉澹兼是六能而假以歲月立言之道庶矣
梁沉約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
易讀諱三也

宋歐陽脩曰作文無他術唯讀書多則為之自工
又曰為文之法唯在熟耳變化之態皆從熟處生也
宋朱熹曰文字音而穩方好不音而穩只是闡報

宋歐陽脩曰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搏節使簡重
嚴正時或放肆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
宋謝枋得曰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細
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宕入純粹

宋蘇軾曰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噴噴采色絢爛
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非平淡乃絢爛之極也
大明唐順之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
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
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
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

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
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

宋姜夔曰雕刻傷氣敷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
之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

又曰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大明王鏊曰為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
舌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為孟也歐陽學
韓不覺其為韓也若拘拘規做如邯鄲之學步里
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辭此最為

文之妙訣

大明年潘曰世之作文者類喜煨煉以為奇不究孔子詞達之旨事剽竊以為工不識周子文以載道之說雖有言無補於世無補於世徒工矣益

元李塗曰文字須有數行整齊處須有數行不整齊處意對處文却不必要對意不必對處文却著對

宋謝枋得曰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不好事須要一段好說如此則文勢亦圓結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又曰凡作史詩須設以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段萬世不可

磨滅之理

宋呂本中曰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

宋張載曰發明道理唯命字難

宋楊時曰為人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尤不可無

宋呂本中曰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

又曰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其一進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

以文夫子一進字足矣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諒哉

宋洪邁曰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不使差忒乃可
傳信如東坡作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教
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
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
二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
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固無恙也是
尚足傳信乎

大明薛應旂曰吾聞之其行敦者其文實以切其政

平者其文簡以明其行與政矯而譎者其文夸設
而支離

大明王世貞曰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
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
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久畏難而
好易

又曰楊劉之文靡而俗元之文旨而弱永叔之文
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子固
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暢而平

論詩餘

本明朱承爵曰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亦或與詩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長篇須曲抗三致レ意而氣自流貫乃得

本明王世貞曰詞者樂府之變也一語之豔令人レ意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為貴耳至於慷慨磊落縱橫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則寧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

文體明辨粹抄卷之上 未

○古歌謠辭 ○歌 ○詩 ○謠 ○辭 ○謳 ○誦 ○附

按歌謠者朝野詠歌之辭也廣雅云聲比於琴瑟曰歌爾雅云徒歌謂之謠韓詩章句云有章曲謂之歌無章曲謂之謠則歌與謠之辨其來尚矣然考上古之世如卿雲采薇並為徒歌不皆稱謠擊壤扣角亦皆可歌不盡比於琴瑟則歌謠通稱之明驗也孔子刪詩雜取周時民俗歌謠之辭以為十五國風則是古之有詩皆起於此故又通謂之詩至若國風以前歌謠之屬見諸傳記不一而足雖

未^タ必^カ當時^{トキ}所作^セ然^レ亦有^モ可^ク採^ル者^{ナリ}及^テ考^フ其^ノ別^ニ則^シ有^ル歌
有^ル謠^ハ有^ル謳^ハ有^ル誦^ハ不^レ歌^ハ有^ル詩^ハ有^ル辭^ハ不^レ特^ク歌^ハ諷^ハ二者^{ナリ}而
已^ニ至^ラ如^ク夏^ノ諺^ハ齊^ノ語^ハ皆有^ル音^ノ韻^{ナリ}亦^シ詩^ノ之^ノ流^ニ也^{ナリ}雖^レ古^ノ集
不^レ列^セ而^モ近^ク時^ノ談^ハ詩^者徃^レ徃^ニ取^ル之^ル若^ク夫^レ樂^府歌^辭雜
體^ノ歌^行則^モ各^々見^ル本^ノ類^ニ此^レ不^レ混^レ列^セ

○四言古詩

按^テ詩^ノ大^ノ序^ニ云^ク詩^者志^ノ之^ノ放^ラ之^ル也^{ナリ}在^ル心^ニ為^ル志^ノ發^ス言^ニ為^ル詩
即^チ書^ノ所^レ謂^ク詩^言志^者也^{ナリ}詩^ノ含^ム六^ノ情^ノ故^ニ發^ス乎^レ情^ノ止^ス乎^レ平
禮^義也^{ナリ}古^ノ詩^ハ三^百五^十篇^{ナリ}詩^ノ本^ハ三^百十^一篇^{ナリ}除^ク南^風除^ク南^風
六^篇無^ク詞^故三^百五^十篇^{ナリ}大^率以^テ四^言成^ル篇^其他^ハ三^言如^ク麟^之
為^ル三^百五^十篇^{ナリ}

趾^之周^南麟^趾之^ノ趾^篇江^有汜^有汜^有汜^有之^ノ類^五言^如維^以不^永
懷^耳周^南卷^耳誰^謂雀^無角^露南^行之^ノ類^六言^如我^姑
酌^彼金^罍周^南卷^耳政^事一^埤益^我門^風北^之類^七
言^如送^我乎^淇之^上矣^鄭風^桑還^予授^子之^粲兮^魏風^伐
鄭^風緇^之類^八言^如胡^瞻爾^庭有^懸貍^音兮^魏風^伐
篇^我不^敢傲^我友^自逸^之類^九言^如四
之^日其^蚤獻^羔祭^匪月^篇洞^酌彼^行潦^挹彼^注
注^茲大^雅洞^酌之^ノ類^十皆^間見^雜出^不以^レ成^章况^成
篇^乎是^詩以^レ四^言為^主也^然分^章復^句易^字互^文
以^レ致^不覆^嗟歎^詠歌^之趣^者居^多迨^漢韋^孟始^制

長篇而古詩之體稍變矣故今採漢魏以來四言
 諸詩分為正變二體而列之使學者有考焉至論
 其正體則梁劉勰所謂以雅頌為本者是也其三
 言詩梁任昉以為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作然考漢
 樂府練時日天馬等歌皆三言則非始於湛明矣
 今見本類故茲不列

○楚辭

按楚辭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然江漢之間皆為楚
 地自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列於二南
 乃居十五國風之先是詩雖無楚風而實為風首

也風雅既亡乃有楚狂鳳兮孺子滄浪之歌發乎
 情止乎禮義與詩人六義興風賦比不甚相遠但其
 辭稍變詩之本體而以兮字為讀音豆則夫楚聲固
 已萌蘖於此矣屈平後出本詩義以為騷蓋兼六
 義而賦之義居多厥後宋玉繼作並號楚辭自是
 辭賦之家悉祖此體故宋玉有云離騷為辭賦
 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
 信哉斯言也其他曰賦曰操曰文則各見本類此
 不既列

○賦

按詩有六義其二曰賦所謂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意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春秋傳所載晉公子重耳亡之秦秦穆公享之賦六月魯文公如晉晉襄公饗公賦菁菁者莪鄭穆公與魯文公宴于悲鄭穆公子家鄭大夫公賦鴻鳩魯穆叔叔孫如晉見中行獻子晉大夫賦折父之類皆以吟詠性情各從義類故情形於辭則麗而可觀辭合於理則則而可法使讀之者有興起之妙趣有詠歌之遺音揚雄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者是已此賦

之本義也春秋之後聘問詠歌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即前所列楚辭是也揚雄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者正指此也然自今而觀楚辭亦發乎情而用以為諷實兼六義而時出之辭雖太麗而義尚可則故朱子不敢直以詞人之賦目之而雄之言如此則已過矣趙人荀况遊宦于楚考其時在屈原之前所作五賦工巧深刻純用隱語若今人之揣謎於詩六義不啻天壤君子蓋無取焉兩漢而下作者繼起獨賈生名以命世之戈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

二書月碎碎步卷之二

三五

他如相如姓司長於敘事而或昧於情揚雄長於說理而或畧於辭至於班固辭理俱失若是者何凡以不發乎情耳然上林甘泉極其鋪張而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駉騫終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托物興詞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故離詞人之賦而君子猶有取焉以其為古賦之流也三國兩晉以及六朝再變而為俳唐人又再變而為律宋人又再變而為文夫俳賦尚辭而失於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妙趣不可以言則矣

文賦尚理而失於辭故讀之者無詠歌之遺音不可以言麗矣至於律賦其變愈下始於沉約四聲八病之拘中於徐陵名庾信隔句作對之陋終於隋唐宋取士限韻之制但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為工而情與辭皆置弗論嗚呼極矣數代之習乃令元人洗之豈不痛哉故今分為四體一曰古賦二曰俳賦三曰文賦四曰律賦將使後士學其如古者戒其不如古者而後古賦可復見於今也然則學古者奈何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其賦古也則於古有懷其賦也則於今有感其賦事也則於事

有觸其賦物也則於物有况以樂而賦則讀者躍然而喜以怨而賦則讀者愀然以吁以怒而賦則令人欲按劍而起以哀而賦則令人欲掩袂而泣動盪乎天機感發乎人心而兼出於六義然後得賦之正體合賦之本義苟為不然則雖能脫乎律律而不知其又入於文矣學者宜細求之

○樂府

按樂府者樂官肄習之樂章也蓋自鈞天九奏葛天八闕樂之來尚矣咸池以降代有作者故六代之樂周人兼用之時世雖更而古音不廢延知周公

制禮之功於是為大也秦有壽人之樂五行之舞大率準周制而為之漢興樂家有制氏世世在太樂官雖曰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然古樂猶有存焉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祭其後適沛自制風起之詩令僮兒歌之是為三侯之章而房中樂則命唐山夫人造辭傳至於今孝惠時以夏侯寬為樂府令迄于文景習常肄舊無所增改至武帝立樂府乃以李延年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可謂盛矣然延年以曼聲協律司

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羣篇靡
而非與時有河間獻王德名奏雅樂而不用惜哉哀
帝惡其聲而罷之良有以也東漢明帝分樂為四
品一曰太子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
饗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
曰短簫鏡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具而制亦不傳
魏氏所作音糜節乎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
曲建及晉世則有傅玄張華之徒曉暢音律故其
所作多有可觀然荀勗改杜夔之調聲節哀急見
譏阮咸不足多也梁陳及隋勑聲日繁唐宋以來

制作甚富然較諸古辭則相去遠矣今採漢以下
諸辭分為九品而列之一曰祭祀二曰王禮三曰
鼓吹四曰樂舞五曰琴曲六曰相和七曰清商八
曰雜曲其題不襲古而聲調迥似者名曰新曲使
作者有考焉嗚呼樂歌之難甚矣工於辭者調未
必協譜於律者辭未必嘉善乎劉勰之論曰詩為
樂心聲為樂體樂辭在聲鼓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
子宜正其文安得律辭兼得者而使之作樂哉又
按樂府命題名稱不一蓋自琴曲之外其放情長
言雜而無方者曰歌步驟馳騁疏而不帶者曰行

兼之曰歌行述事本末先後有序以抽其臆者曰
引高下長短委曲盡情以道其微者曰曲吁嗟慨
詞悲憂深思以呻其鬱者曰吟因其立辭之意曰
辭本其命篇之義曰篇發歌曰唱魏曹操有氣條
理曰調梁江從簡有採慎而不怒曰怨感而發言
曰歎晉石崇有楚又有以詩名者古有橋女詩晉
起歎今不錄以弄名者漢廟樂有三侯類以度名
者古有採桑度青以樂名者宋僧惠休以思名者有江南思
以愁名者梁簡文帝有獨又按唐庚有云古
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以爲題直當代其人

而措辭旨哉斯言學者所當深念也

○五言古詩

按宋嚴羽云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
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沉名作
宋略之律詩然論者以謂五言之源生於南風行
於五字之歌流於三百五篇而廣於離騷特其體
未備耳逮漢名李陵始以成篇嗣是汪洋於漢
魏汗漫於晉宋至於陳隋而古調絕矣唐初承前
代之弊幸有陳子昂起而振之遺貞觀太宗之微
波決開元玄宗之正流號稱中興於時李名杜甫

玉名孟浩之徒相繼有作元和憲宗年號以下遺響
後息故今採漢魏以來古詩以類列之斷自韋應
物韓愈而止使學者三復而有得焉則其為詩不
求高古而自高古矣至論其體則劉勰所云五言
流調清麗居宗者是也他如扶風歌五君詠夏白
歎等篇雖云五言實為雜體

○七言古詩

按本朝徐禎卿云七言沿起咸曰栢梁然寧戚叩牛
已肇南山之篇矣其為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
故蘊氣瑯辟與五言畧異漢魏諸作既多樂府唐

代名家又多歌行故此類所錄無幾然樂府歌行
貴抑揚頓挫古詩則優柔和平循守法度其體自
不同也學者熟復而涵泳之庶乎其有得矣

○雜言古詩

按古詩自四五七言之外又有雜言大略與樂府歌
行相似而其名不同故別列為一類以繼七言本
詩之後庶學者知所辨焉

○近體歌行

按歌行有有聲有詞者樂府所載諸歌是也有有詞
無聲者後人所作諸歌是也其名多與樂府同而

日詠曰謠曰哀曰別則樂府所未有蓋即事命篇
既不沿襲古題而聲調亦復相遠乃詩之三變也
故今不入樂府而以近體歌行括之使學者知其
源之有自而流之有別云

○近體律詩

按律詩者梁陳以下聲律對偶之詩也蓋自邶風有
觀閔既多受侮不少之句其屬對已工堯典有聲
依永律和聲之語其為律已甚梁陳諸家漸多儷
句雖名古詩實墮律體唐興沉宋問之流研練
精切穩順聲勢號為律詩其後寢盛雖不及古詩

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章之不可缺者故今採
梁陳以下訖于晚唐諸家律詩之工者而以五七
言列之中間又以類從使學者取法焉其詩一二
名起聯又名發句三四名領聯五六名頸聯七八
名尾聯又名落句間有變體各附法之其三韻則
五言中之別體也故列于五言之後嘗試論之梁
陳至隋是為律祖至唐而有四等由高祖武德初
至玄宗開元初為初唐由開元至代宗大曆初為
盛唐由大曆至憲宗元和末為中唐自文宗開成
初至五季為晚唐然盛唐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

者晚唐詩亦有二三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
耳宋詩尚理主於議論而病於意興於三百篇之
義為甚遠故今所錄斷自唐止不使氣格凡下者
雜焉至論其體則一篇之中抒情寫景或因情以
寓景或因景以見情本抵以格調為主意興經之
詞句緯之以渾厚為上雅淡次之穠豔又次之若
論其難易則對句易工結句難工發句尤難工七
言視五言為難五言不可加七言不可減為尤難
學者知此而各充其才則盛唐可復見於今矣

○排律詩

按排律原於頽延謝諸人梁陳以還儷句尤切唐
興始專此體而有排律之名今自南宋訖于中唐
擇其詩之工者而以五七言列之亦以類從大抵
排律之體不以鍛鍊為工而以布置有序首尾通
貫為尚學者詳之

○絕句詩

按絕句詩原於樂府五言如白頭吟出塞曲樂府並
桃葉歌見樂府類觀聞歌樂府長干曲見樂府類團扇郎樂府
不錄等篇七言則如挾瑟歌烏栖曲怨詩行等篇樂府
並錄不錄下及六代述作漸繁唐初穩順聲勢定為絕

句絕之為言截也。即律詩而截之也。故凡後兩句對者，是截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全篇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首尾四句。故唐人絕句皆稱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絕句，皆入律詩。蓋可見矣。大抵絕句詩以第三句為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旨趣深長。雖以杜少陵之聖於詩，而於此尚有遺憾。則此體豈可易而為之哉。

○六言詩

按六言詩，昉於漢司農谷永。魏晉間曹植、陸機、謝朓、庾信、

出其後作者漸多。然不過詩人賦詠之餘耳。今自梁陳以下，訖于中唐，略採數首以備一體。而以律詩三韻絕句分列之，仍別其類云。

○和韻詩

按和韻詩有三體：一曰依韻，謂同在一韻中，而不必用其字也；二曰次韻，謂和其原韻而先後次第皆因之也；三曰用韻，謂用其韻而先後不必次也。如唐韓愈、昌黎集有陸渾山，奉和皇甫湜，用其韻，是已。湜詩今不傳，故古人賡和答其來意而已。初不為韻所縛。如高適贈杜甫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

何言甫和之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又如
 韋迨早發相潭寄杜甫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
 章甫和云雖無南過鴈看取北來魚又如高適人
 日寄杜甫云龍鐘還黍二千石時適為蜀愧爾東
 西南北人甫嘗有詩云甫和云東西南北更堪
 論白首扁舟病獨存又如杜甫和裴迪逢梅相憶
 見寄云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迫詩
 今不傳意其中必有欲折來及不得同看之語故
 採其意而答之不聞其和韻也又如杜甫王維岑
 參和賈至早朝大明宮詩各自成篇甫第云詩成

珠玉在揮毫參云陽春一曲和皆難并其意不用
 况於韻乎中唐以還元積白居易陸蒙更相唱
 和由是此體始盛然皆不及他作舉羽所謂和韻
 最害人詩者此也今略採次韻詩二篇以備一體
 且著其說使學者毋效尤云此外又有因韻而增
 為之者如唐柳宗元河東集有同劉二十八院長
錫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禮列張員外使君署
 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是也今不又有
 拾其餘韻凡為所用者置不取如河東集載酬韶
 列裴曹長使君名未詳寄道列呂八大使温因以見

示二十韻自序云部列幸以詩見及往後奇麗邈不可摹用韻尤為高絕余因拾其餘韻酬焉凡為部列所用者置不取其聲律言數如之是也今亦不錄此皆由依韻而推廣之故附著於此

○聯句詩

按聯句詩起自相梁人各一句集以成篇其後宋孝武華林曲水梁武帝清暑殿唐中宗內殿諸詩今不錄皆與漢同唯魏懸瓠方丈竹堂譙靈今不錄各二句稍變前體自茲以還體遂不一有人各四句者如陶靖節集所載是也有人各一聯者如杜

甫與李之芳及其甥宇文或所作是也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者如韓昌黎集所載城南詩今不錄是也然必其人意氣相投筆力相稱然後能為之否則狗尾續貂難乎免於後世之議矣今取數首以類列之故不叙其世次云

○集句詩

按集句詩者雜集古句以成詩也自晉以來有之至宋王安石尤長於此蓋必博學強識融會貫通如出一手然後為工若牽合博會意不相貫則不足以語此矣今採數首列于篇

○命

按朱子云命猶令也字書大曰命小曰令此命令之別也上古王言同稱為命或以命官如書說命周命是也或以封爵如書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也或以飭職如書畢命是也或以錫賚如書文侯之命是也或傳遺詔如書顧命是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唐而下則以策書封爵制詔命官而命之名亡矣然周文之見于左傳者猶存故首錄之以備一體

○諭告

按字書云諭曉也告命也以上敕下之詞商周之書未有此體至春秋內外傳始載周天子諭告諸侯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詞然皆使人傳言不假書翰故今不錄而僅採漢人之作以為式蓋此書所主唯在文章則口諭之詞自不當錄學者宜別求之

○詔

按劉勰云古者王言若軒轅唐虞同稱為命至三代始兼詔誓而稱之今見於書者是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令曰詔於是詔與焉漢初定命四品其三曰詔後世因之夫詔者昭也告也古之詔詞皆用

散文故能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
儷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也後代漸復古文
而專以四六施諸詔制勅表箋簡啓等類則失
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今取
漢以下諸作分為古俗二體而列之使代言者有
考云

○敕附勝

按字書云敕戒敕也亦作勅劉熙云敕節也使之警
飭不敢廢慢也劉勰云戒敕為文實詔之切者周
穆王命鄧父受勅憲此其事也漢制天子命令有

曰其四曰戒書即戒敕也唐制王言有七其四曰
發勅五曰勅旨六曰論事勅書七曰勅牒則唐之
用勅廣矣宋亦有敕或用之於獎諭豈敕之初意
哉其詞有散文有四六故今分古俗二體而列之
宋制戒勸百官曉諭軍民別有敕榜故以附焉今
制諸臣差遣多予勅行事詳載職守申以勉詞而
褒獎責讓亦用之詞皆散文又六品已下官贈封
亦稱勅命始兼四六亦可以見古文與後之漸云

○璽書

按蔡邕曰璽者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

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又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然則天子之印以至獨稱璽群臣莫敢用自秦始也漢初有三璽天子之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又曰賜書唐以後獨稱曰書亦璽書之類也其為用或以告諭或以答報或以獎勞或以責讓而其體則以委曲懇到能盡褒勸警飭之意為工今取漢以下諸作列之以為式云今制朝廷與諸王亦用書疑即璽書也

○制

按顏師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書謂為制度之命也蔡邕云其文曰制誥三公敕令贖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遷書文亦如之其徵為九卿若遷京師近官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無姓此漢之制也唐世大賞罰赦宥虜囚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贊勞別有慰勞制書餘皆用勅中書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尚書等官而罷免大臣亦用之其詞宜讀于庭皆用儷語故有敷告在庭敷告有位敷告萬邦誕揚休命誕揚贊冊誕揚丕號等語其餘庶職則但用誥

而已是知以制命官蓋唐宋之制也今採二代制詞以為式而古今文體之變則作者所深悼云

○誥

按字書云誥者告也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古者上下有誥故下以告上仲虺之誥是也上以告下六誥洛誥之類是也考於書可見已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其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諭衆也秦廢古法止稱制詔漢武帝元狩六年始復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世王言亦不稱誥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贈大臣貶謫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宜

于庭者皆用之故所作尤多然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故稱內制外制而誥實雜於其中不復識別蓋當時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七者而言若細分之則制與誥亦自有別故文鑑分類甚明不相混雜足以辯二體之異今倣其例而例之唯唐無誥名故仍稱制其詞有散文有儷語則分為古俗二體云今制命官不用制誥至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五品以上官而贈封其親及賜大臣勳階贈謚皆用之六品以下則用勅命其詞皆兼二體亦監前代而損益之也

○冊

按說文云冊符命也字本作策蔡邕云策者簡也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以命諸侯王三公亦以誅謚而三公以罪免則一木兩行隸書而賜之其長一尺當是之時唯用木簡故其字作策至于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冊字始作冊蓋以金玉為之說文所謂諸侯進受于玉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者是也又按古者冊書施之臣下而已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謚寓哀之屬亦皆用之

故其文漸繁今彙而辯之其目凡十有一曰祝冊郊祀祭享用之二曰平冊上尊號用之三曰立冊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四曰封冊封諸王用之五曰哀冊遷祔官及太子諸王大臣薨逝用之六曰贈冊贈號贈官用之七曰謚冊上謚賜謚用之八曰贈謚冊贈官并賜謚用之九曰祭冊賜大臣祭用之十曰賜冊報賜臣下用之十一曰免冊罷免大臣用之今制郊祀立后立儲封王封妃亦皆用冊而平金銀銅之制各有等差蓋自古迄今平言之所不可闕者也今錄古作以垂式云

○批答

按吳訥云批答者天子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古者君臣都命吁咈皆口陳面命之詞後世乃有書疏而答之者遂用制詞若漢人答報璽書是已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謂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其後學士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則求代言之人而詞華勳繁矣蓋自唐太宗答劉洎之後未有不假手於詞臣者今取諸集所載批答擇其工者列之而散文四六仍分為古俗二體云

○御札

按字書札小簡也天子之札稱御札尊之也古無此體至宋而後有之其文出於詞臣之手而體亦不同大抵多用儷語蓋勅之變體也今採數首列于篇

○赦文 德音 附

按字書云赦者舍也肆赦之語始見虞書而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呂刑有疑赦之制則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人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是以赦之非不問其情之淺深罪之輕重而槩赦之也後世乃有太赦之法於是為文以告

四方而赦文興焉又謂之德音蓋以赦為天子布德之音也然考之唐時戒勸風俗亦稱德音則德音之與赦文自是兩事不當強而合之也今各仍其稱以附赦文之後而著其說如此俟博聞者辯焉

○鐵券文

按字書云券約也契也劉熙云繕也相約束繕繕以為限也史稱漢高帝定天下大封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誓詞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後世因此遂

有鐵券文焉其文諸集不載獨陸贄有之然以安反側之心非錫券之本指也今姑錄之以備一體

○諭祭文

按諭祭文者天子遣使下祭之詞也或施諸宗室妃嬪以明親親或施諸勳臣大臣以明賢賢而示君臣始終之義自古及今皆用之蓋王言之一體也故今採而錄之若其他臣庶相祭之文則別為一類云

○國書

按國書者鄰國相遺之書也春秋列國各有詞命以

通彼此之情而其大務協典禮從容委曲高卑適
宜乃為盡善觀鄭人詞命迭更四手國賴以存良
有以也漢唐而下國統雖一而夷狄內通故其往
來亦用之乃有國之所不可廢者也但左傳所載
列國應對之詞皆出口傳例不得錄獨呂相絕秦
豐贍閑闕似非口語能悉意必當時筆而授之

○誓

按誓者誓衆之詞也蔡沈云戒也軍旅曰誓古有誓
師之詞如書稱禹征有苗誓于師以及甘誓湯誓
泰誓牧誓費誓是也又有誓告羣臣之詞如書秦

誓是也後世雖無秦誓之類而誓師之詞亦不多
見豈非放失之故歟今存一首聊備其體云爾又
約信亦稱誓則別附於盟焉

○令

按劉良云令即命也七國之時並稱曰令秦法皇后
太子稱令至漢主有赦天下令淮南主有謝羣公
令則諸侯主皆得稱令矣意其文與制詔無大異
特避天子而別其名耳然考文選有梁任昉宣德
皇后令一首而其詞華靡不可法式其餘諸集亦
不多見今取載于史者采而錄之

○教

按劉勰云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李周翰云教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亦得用之若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是也故陳繹曾以為大臣告衆之辭今考諸集亦不多見聊取數首列于篇

大體明辯粹抄卷之上 終

